

自然与人



——中国的诗、画与炼丹

吴 彤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自然与人化

——中国的诗、画与炼丹

吴 彤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以诗词、绘画和炼丹的研讨来体现和把握中国古代文人关于自然和文化观念的书。本书内容分为：总论——中国古代诗画中的自然与文化。分论——中国古代山水诗、田园诗和农事诗；中国古代山水画评析；学生习作、论文与教师的点评和小结。

本书可作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参考用书，以及读者阅读赏析之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与文化：中国的诗、画与炼丹/吴彤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7-302-22207-1

I. ①自… II. ①吴…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②山水画—研究—中国—古代 ③炼丹—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22 ②J212.05 ③B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924 号

责任编辑：方 洁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王秀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210 印 张：10.125 字 数：273 千字

版 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25.00 元

产品编号：029455-01

前言

编辑这本《自然与文化——中国的诗、画与炼丹》的集子，不仅仅是为了诗歌和绘画鉴赏，而且是为了给学此课程的同学，以及阅读该材料的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国古代文人在诗词、绘画以及炼丹活动中关注自然，并且把文化含义融入情境的一个文本、一个画面和一种视角。

为什么把诗词、绘画与炼丹三者联系起来？它们能够联系起来吗？艺术家和文论家们一般都从文本和图绘的意义来讨论这样的问题。比如，用5世纪学者颜延之的观点看，有三种图载形式，以文本来看，其中包括：绘画，即图形；书写文字，即图识；图理，即以《易》为代表的义理道的符号图形。^①从这三种图载形式的角度看，诗词和绘画可以作为其中两种形式放置在一起，而炼丹尽管其背后有义理道在，但是它本身却不是图载形式。因此，按照图载的文本观点来看，把三者硬拉到一起有些牵强附会。当然，关于炼丹，我们首先也是从古代文人留下的诗词中寻觅到这种文人与炼丹的关系的，我们带着好奇走近文人与炼丹，从其中感受他们在炼丹过程中体验到的融入自然的情怀和心境。因此，诗词中包含着文人炼丹的感受和意境；然后，我们再由炼丹的感受性诗词走向炼丹本身的文本，再走向炼丹本身的实践。

这还是仅仅从文本的角度看上述问题。

^① [美]方闻：《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李维琨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2页。

自然与文化

——中国的诗、画与炼丹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即从活动或者实践的角度来看三者的关系，三者的同一性或者一致性则会清晰得多。诗词，特别是山水诗、田园诗和农事诗，事实上是文人们接触自然、田园和农家的实践活动，对其意义的某种体验和解释；绘画，特别是山水画，同样也是画者亲临山水、农事和田园的体验之抽象和具象的凝炼；至于炼丹，则更为贴近自然，不仅是文人而且还有道士们在炼丹的实践活动中，意图理解自然之奥秘，探查自然之精神，这是一种亲近自然的实践。所以，若以实践的、活动的观点看，将三者放置一起来加以讨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仅如此，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古代文人身上，有时甚至就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比如苏轼，他既是山水诗人，也是山水画者，还是炼丹实践者。当然，有些古代文人，常常身兼两者。比如，白居易就是诗人和炼丹实践者。

我们已经在时空上进入现代，但历史总是深深地浸入在当下和未来，由于曾有外在的力量企图破坏这种联系，加强这种文化的联系便显得尤其重要。我们并不想复古。复古既没有意义，也不可能。我们只是想理解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生活的，在那种生活中为什么没有迸发出对自然的近代性的研究活动；或者这种研究活动为什么会影响到审美活动的抑制；或者这种审美活动与研究就是自然融合在一起的，只不过还没有成为主流；抑或被潜藏在内部，只要有外部激励，就会迸发出来。

目录

第一篇 总论：中国古代诗画中的自然与文化	/1
一、山水诗、田园诗和农事诗中的自然与文化	/1
二、炼丹诗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文人的自然观	/3
三、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自然与文化	/10
四、中国古代正统史观关于科技的看法	/13
第二篇 分论：中国古代山水诗、田园诗和农事诗	/20
一、山水诗、田园诗和农事诗的分类原则	/20
二、山水诗	/21
曹 操 《观沧海》	/22
谢灵运 《登石门最高顶》	/24
谢灵运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25
孔稚珪 《游太平山》	/25
谢 胫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27
王 湾 《次北固山下》	/28
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	/29
孟浩然 《临洞庭》	/31
王 维 《山居秋暝》	/33
王 维 《终南山》	/33
王 维 《鸟鸣涧》	/34
王 维 《竹里馆》	/34
王 维 《鹿柴》	/35

自然与文化

——中国的诗、画与炼丹

- 王维 《辛夷坞》 /35
李白 《蜀道难》 /37
李白 《望庐山瀑布》 /39
李白 《独坐敬亭山》 /40
李白 《渡荆门送别》 /41
李白 《望天门山》 /42
杜甫 《望岳》 /43
杜甫 《登岳阳楼》 /44
杜甫 《秋兴八首》(其一) /45
杜甫 《登高》 /46
张继 《枫桥夜泊》 /48
常建 《破山寺后禅院》 /49
柳宗元 《江雪》 /50
柳宗元 《渔翁》 /51
白居易 《暮江吟》 /52
杜牧 《山行》 /53
杜牧 《江南春》 /53
李商隐 《乐游原》 /54
王安石 《泊船瓜洲》 /55
苏轼 《饮湖上初晴后雨》 /56
马致远 《天净沙·秋思》 /57
- 三、田园诗与农事诗 /57
- 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一)(其二) /59
(其三)(其四)(其五) /60
陶渊明 《饮酒》(其五) /62
谢朓 《游东田》 /62
王建 《雨过山村》 /63
王绩 《野望》 /64
孟浩然 《过故人庄》 /65

王维	《新晴野望》	/66
王维	《渭川田家》	/66
白居易	《村夜》	/67
白居易	《秋游原上》	/67
王安石	《即事》	/68
王安石	《书湖阴先生壁》	/68
苏轼	《江村》(其一)	/70
陆游	《游山西村》	/70
陆游	《小园》(其一)	/71
范成大	《四时田园杂兴》	/72
	《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并引》(其二)	/72
	《右春日田园杂兴十二绝》(其三)	/73
	《右春日田园杂兴十二绝》(其十二)	/73
	《右晚春田园杂兴十二绝》(其一)	/73
	《右晚春田园杂兴十二绝》(其七)	/73
	《右夏日田园杂兴十二绝》(其八)	/73
赵孟頫	《牧牛图》	/74
雷震	《村晚》	/75
王士祯	《真州绝句》	/75
楼璕	《耕织图》诗	/76
	《浸种》	/76
	《耕》	/76
	《浴蚕》	/76
赵孟頫	《耕织图》诗	/77
	《(耕)正月》	/77
	《(耕)二月》	/77
	《(织)正月》	/77

自然与文化

——中国的诗、画与炼丹

清帝康熙题《耕织图》诗 /78

《浸种》 /78

《耕》 /78

《浴蚕》 /78

第三篇 中国古代山水画评析 /79

一、山水画 /81

同一母题的反复创造之例 /99

画物在画外之例：《西山招鹤图》 /101

诗画字三位一体之例：《枯枝竹石图》 /101

二、古代绘画论选及其评论 /104

郭 熙 《林泉高致》(节选) /104

韩 拙 《山水纯全集》(节选) /106

陈见东 古代中国画程式的语言含义和历史性 /107

第四篇 学生的习作、论文与教师的点评和小结 /114

玄学自然观与审美人格的建立 /116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诗歌中的自然观 /121

心灵的舞蹈——谈中国画的意境 /150

追溯炼丹 /162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从山水诗窥见中国古代文人的自然观 /178

三道之于苏轼的生命实践 /205

内丹漫谈 /214

诗香词韵飘神州——浅谈影响诗人自然观的因素 /226

明清时期文人绘画及其特点 /264

还归虚无中——五石散与 LSD 的比较 /280

自然与文化：诗画与炼丹(第一次课程)小结 /296

自然与文化：诗、画与炼丹（第二次课程）小结	/299
交流合作 实践学习	/301
附录 /306	
清华大学网络学堂中的课程课件页面	/306
教学大纲	/307
参考文献 /310	
后记 /313	

第一篇 总论：中国古代诗画中的自然与文化

一、山水诗、田园诗和农事诗中的自然与文化

中国古代诗歌如果按照内容分类有多种题材，如出征诗、咏怀诗、咏情诗、山水诗、田园诗、农事诗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与自然贴得最近的是山水诗、田园诗和农事诗。山水、田园诗歌部分地表达了中国古代文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对待自然的观点，而一些与耕织有关的诗歌则反映了中国古代官方劝农的科技政策和观点。所谓“山水诗”、“田园诗”自有其界定和描述的范围，真正的山水、田园诗一定是将自然山水、田园风光与农事活动作为独立的审美认知对象，以刻画自然景物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农事诗则是直接以农事活动的对象和过程为吟咏内容的诗词。

中国古代文人也可以按照其所创作的题材作山水诗人、田园诗人之划分，譬如谢灵运是典型的山水诗人，陶渊明、孟浩然是典型的田园诗人，而农事诗的作者则大多数是当时还在从政的官方知识分子。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山水诗人同时也有田园诗的创作，反之亦然。这如同中国古代学术与西方学术迥然不同一样，在任何一个中国古代学者、文人身上都会集各种东西综合而博之。就算在一个以山水诗为主的诗人身上，我们也只是说他创作的山水诗多且独特而已。有一个纯然的山水诗人吗？有一个纯然的田园诗人吗？当然，我们也可以问，有一个纯然的农事诗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自然与文化

——中国的诗、画与炼丹

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涉及大量的植物、山川和河流。据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学博士潘富俊所论，《诗经》中的 305 篇有 135 篇提及植物；^①而《楚辞》中提及的植物有 100 种；^②《唐诗》中，仅[清]蘅塘退士所选编的《唐诗三百首》选诗 310 首中就有 118 首出现植物，植物种类达 68 种之多。^③ 至于山川、河流，许多诗本身就是以名山大川为名的，如杜甫的《望岳》，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曹操的《观沧海》，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孟浩然的《临洞庭》，王维的《终南山》、《鸟鸣涧》，张继的《枫桥夜泊》等等。他们在抒怀的同时，也讴歌了俊秀的自然、亲近的自然和神奇的自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文人对自然知识掌握的程度，以及他们的博物情怀。

中国古代的农事诗大体上有两类，一类与田园诗比较接近，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之类的农事诗，既像田园诗也像农事诗，它以描述和歌咏农事活动本身为目标，而不带有劝农扶桑的教化目标，体现了文人对田园般农事活动的感受；还有一类构成了与山水诗和田园诗非常不同的描述人类与农耕自然打交道的诗词，它不像山水诗和田园诗，诗人是以融入大自然之中的观察者身份来审美和研究大自然，而是告诉人们应该遵循怎样的农耕规范，才能在大自然中获得其给予人们的各种馈赠，这就是耕织图诗。以耕织图诗词为首的农事诗，其最大特色是劝农耕织，给人们以从事农业活动唯生、唯美和唯善的教化标准，并且规范主要的农业活动。因此，使诗的教化成为显明的事情，是这类诗的主要任务，也是这类诗的主要特点。另外，在这类农事诗中，它本身并不独立，是作为配角与图画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的，即作为耕织图的配诗而存在的。这是作为古老的东方农业大国的朝廷劝农政策的一个部分呈现出来的。当然，从哲学层

① 潘富俊(文)，吕胜由(摄影)：《诗经植物图鉴》，5 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② 潘富俊(文)，吕胜由(摄影)：《楚辞植物图鉴》，12 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③ 潘富俊：《唐诗植物图鉴》，4 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面看,如果说山水诗和田园诗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眼中的自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耕织图的诗词和图景则体现了在农业操作过程中的人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说,天然的人与自然关系,更多地反映了顺应自然、赞美自然奇景的视野,那么,人工的人与自然关系则反映了人想要如何推动实践在自然中获得成果的愿景。当然,怜农和劝农的情绪在这类诗作中也常常有所反映,这与讴歌宁静的、牧歌式的田园生活的田园诗、农事诗就有了另一层的差异了。

事实上,在技术或者技巧上,有学者也指出,《耕织图诗》作为题画诗它并不流于对画面的“尽其状”,也非单纯文人诗的“尽其情”,而是将二者紧密结合使之成为耕织图画面的有机延伸。作为组图形式,虽然含量比一般题画诗巨大,但是图所展示的毕竟是一个个有关技术、场景直观的画面,而且图中能表现出的情感也略显淡薄。组诗则是抒情描写的较好形式,采用组诗的形式能展示给我们一个动态的生产流程。它更利于对耕作过程中的细节进行刻画,展示整个生产流程中耕织活动的复杂性,即使对技术内容的描写中也能加入作者对耕织劳动的珍视的情感。因而它比历史上的一般悯农诗更细致深刻。这种诗画结合的形式在整个诗画史上无疑有独特的价值。^①耕织图及其配诗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一位技术史专家所指出的,由于那时政治秩序正处于动荡中,因此就像物质生产一样,耕织图及其配诗更多的是希冀社会和谐的产物。^②

二、炼丹诗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文人的自然观

中国古代文人的诗词中,还有一类特殊的诗,那就是反映他们与古代炼丹术有关活动和事务的诗,我们把它们简称为炼丹诗。那么

^① 李玉红等:《〈耕织图诗〉散论》,载《沧桑》,2008(1): 207~208页。

^② [英]白馥兰(Francesca Bray):《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呼思乐译,载《艺术与科学》,卷9,1~1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什么是炼丹和炼丹术呢？炼丹术的起源和发展又是如何的呢？为什么中国古代文人与炼丹术有很大关系呢？

炼丹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方术。又称金丹术、炼金术、点金术、黄白术。其内容非常复杂，中心目标是用人工方法制作既可以使人长生不死，又能用点金的神丹点化铜、铁等普通金属以转变为黄金和白银。由于中国古时有“成仙”的说法，所以炼丹术最先在中国诞生。炼丹家认为，人的肉体可以借助于某种神奇的药物而获得永生。“丹”原来指丹砂（即硫化汞），后来泛指被认为是“长生药”或“点金药”的各种药物。

炼丹术的产生有其社会背景，当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统治阶级对物质享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皇帝和贵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种奢望：第一，希望掌握更多的财富，供他们享乐；第二，希望长生不死，使他们的统治万世永存。

中国的炼丹活动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到了东汉，方士们的神仙思想发展成为道教，炼丹的风气便深入民间。东汉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是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炼丹术的理论著作，书中提到当时的炼丹家有《火记》600篇，可见当时火法炼丹已积累了大量经验性知识（见图1）。晋代炼丹家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对汉晋以来的炼丹术做了详细的记载和总结，他的炼丹术分为三个互相关联的部分：（1）炼制万应灵丹，以为“仙道之极”。（2）采集并加工制作长生药。这些药物包括矿物性、动物性、植物性药物，认为它们能起到“令人身安命延”、“养性”和“除病”的作用。（3）点化金银。用铜、铁等普通金属点化为黄金和白银，实际上是使用化学方法制成各种与金、银外貌相似的合金。



图1 东汉炼丹彩虹炉

除了中国发展炼丹术以外，8世纪，阿拉伯也出现了称之为al-kimiya（据考证可能是由汉语“金液”两字的古音kim-ya演变而来）的炼丹术，追求一种叫做阿尔伊克西尔的万应灵丹，指望用它来使人长寿，其他内容包括炼金和制药。约12世纪，阿拉伯炼丹术随着伊斯兰教的势力传播到欧洲。

炼丹术对于科学的发展有一些重要的贡献：

(1) 两大物质的制得方法的发现。火药，两汉期间制得(原料为硝石，硫黄)。砷，唐代炼丹家金陵子在《龙虎还丹诀》一书中记载，除了升炼丹砂之外，还升炼了砒霜，并用炭还原砒霜为砷并与铜生成银白色的“丹阳银”(砷白铜)。

(2) 经过几百年的摸索和实践掌握了一批药物(主要是金石类药)的产地、形状、性质以及提纯和精炼的方法。这是与中医药学同时发展的，应该说是炼丹的成果不断丰富了中医药的内容。

(3) 在炼丹过程中创造出许多实验方法和设备：研磨、混合、焙烧、升华、抽提、溶解、结晶、风化……，设计了带有冷却装置的炉鼎(即济炉)、研磨器、蒸馏器等。

(4) 制造出最主要的药物有：升汞、甘汞、氧化汞、硫化汞、氧化铅、四氧化三铅、三氧化二砷、硫化锡等。合金主要有：黄铜、镍白铜、砷白铜等等。其中还有以水银、银箔和锡共作的“银膏”，这在唐代就用以补蛀牙，而且沿用至今。

(5) 对各种化学物质颜色以及焰色的把握。(烟火，丹药的调色)。

现已知道，中国古代文人与炼丹术有很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唐宋两代文人与炼丹术有密切关系。唐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都对炼丹术有认识，甚至有过炼丹实践。现以白居易为例，看看唐代文人与炼丹术的关系。我们可以考察白居易的诗，来了解诗人与炼丹术以及炼丹术士的关系。事实上，从白居易的诗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曾经和不少方士结交，其中有吴丹、郭虚舟、苏炼师、韦炼师、张道士、王道士等炼丹

术士。

白居易大约在 43 岁的时候，和元稹同在郭虚舟指导下炼丹，结果失败，白居易因为炼丹失败，感到非常失望，在《烧药不成命酒独醉》诗中，可以了解他的心境：^①

白发逢秋短，丹砂见火空。
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
赖有杯中绿，能为面上红。
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认为是自己的问题造成了炼丹未遂，他说：^②

心尘未净洁，火候遂参差。
万寿觊刀圭，千功失毫厘。
先生弹指起，姹女随烟飞。
始知缘会间，阴骘不可移。

白居易因为炼丹不成，没有试服金丹。后来他看到许多朋友因试服金丹而中毒死亡，就作了《思旧》一诗。^③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
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
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

① 该诗引自《白居易集》，卷 66,1061 页，长沙，岳麓书社，1992。

② 该诗名为《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引自《白居易集》，卷 51,773~774 页，长沙，岳麓书社，1992。

③ 该诗载于《白居易集》，卷 62,985~986 页，长沙，岳麓书社，1992。

白居易诗中提到的退之指韩愈，微之指元稹，杜子指杜牧，崔君指崔元亮，这些诗人不但没有因为服药而长生不老，反而是要么中毒身亡，要么病痛缠身，炼丹吃药对于他们来说终究只是虚妄之言。其实，在唐代不只是白居易与炼丹术的关系如此密切，唐代许多其他著名的文人和一些达官贵人都沉迷于道教或炼丹术。像诗中所提到的这些诗人很明显都与炼丹术或者炼丹有密切的关系。

再例如，大文豪苏轼对炼丹术就颇有认识，他曾经向友人陈希亮示范炼丹的技艺。他的弟弟苏辙（1039—1112）曾为《道德经》作注，又有炼丹的经验。名臣如范仲淹（989—1052）、杨偕（980—1048）、窦舜卿等亦通晓炼金术，虽然他们没有亲自试验。道教的思想甚至影响到理学家周敦颐（1017—1073）、邵雍（1011—1077）。到了南宋，道教和炼丹术仍然盛行，即使大理学家朱熹也为《参同契》作注。

宋代文人和炼丹术的关系颇为密切，我们可以南宋大诗人陆游（1125—1209）为例，则可见其一斑。

陆游生长在一个和炼丹术很有渊源的家庭。据他的《道室试笔》诗说：

吾家学道今四世，世佩施真三住铭。

一窗萝月照孤咏，万壑松风吹半醒。

据一些科学史家考证，在陆游的一万多篇诗、词、文章等作品中，有两百多篇和炼丹术有关。

陆游33岁就进入仕途，曾被任命到各地，在旅途中周游名山大川，参观道观寺院，并结识了不少炼丹术家。譬如，陆游的《游学射观次壁间诗韵》，就记载了陆游在山中寻找菊花、松子、茯苓等药物的经历：^①

走遍人间鬓尚青，尔来乐事满余龄。

傍潭秋爽锄甘菊，登岳春喧采茯苓。

^① 《剑南诗稿》，卷七，载《陆游集》，第一册，2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